

**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

# 一切显而易见

邓肯·J·瓦茨 (Duncan J. Watts) 著

韩松涛 王小宽 秦丹萍 王笑余 王润浩 译

韩松涛 审校

**How Common Sense Fails Us**

**常识如何使我们迷失**

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

# 一切显而易见

邓肯·J·瓦茨 (Duncan J. Watts) 著

韩松涛 王小宽 秦丹萍 王笑余 王润浩 译

韩松涛 审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显而易见 / (美) 瓦茨著; 韩松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300-18681-8

I. ①一… II. ①邓… ②韩… III. ①网络经济-研究 IV. ①F0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3130 号



一切显而易见

邓肯·J·瓦茨 著

韩松涛 王小宽 秦丹萍 王笑茶 王润浩 译

韩松涛 审校

Yiqie Xianeryiji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4.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2 000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序 言

### 一位社会学家的致歉

1998年1月，我研究生毕业半年的时候，我当时的室友递给我一本《新科学家》杂志，上面刊有一篇由物理学家兼科普作家约翰·格理宾所写的书评。格理宾所评的这本书名叫《贸易骗局》，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所著。这本书主要是对贝克尔的一系列有关如何做多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沉思。格理宾显然憎恶它，把贝克尔的见解评述为是那种不言自明的“核查”，即“真正的科学家早在摇篮里就明白了的事儿”。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继续写道：这本书仅仅是充实了他的观点，即，所有社会科学都是“有点矛盾的”，“任何受到资金缺口威胁的物理学家都应该考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另一个职业生涯。在那里，在瞬间解决社会科学家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可能的。”

这是我的室友给我看这篇特别的书评的一个原因，而这行特别的话语为什么会印在我的脑海里呢？我在大学里主修物理学专业，而在我读到格理宾那篇书评的时候，我刚刚结束我工程学的博士学业；我写完了有关数学的专业论文，现在被叫做《小世界的网络》。虽然那时我的主修方向是物理学和数学，但我的兴趣越来越转向社会科学。而我刚刚步入社会学的职业生涯。因此，我感到，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开始成



为格理宾所提议的实验中的一个微型版本。而说实话，我可能还在怀疑他的话是否正确。

尽管如此，十二年之后，我想我能够说，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没有被我，或甚至被众多物理学家在瞬间解决。我这样说是因为：自从 20 世纪末以来，如果不是成千上万，也是成百上千的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和其他有实力的科学家对传统上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包括社会网络问题、集体构成动力学问题、信息和影响的传播问题，以及城市和市场的进化等问题。整个这些领域，在过去十几年里，以响亮的名字问世，诸如《网络科学》、《经济物理学》等。他们已分析了规模巨大的数据集，提出了数不清的新理论模式，成千上万篇论文得以发表，其中，许多文章刊登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上，如《科学》、《自然》和《物理评论快讯》等。整个新基金项目都用来支持这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计算社会科学”此类的大会为科学家跨越旧有的多学科界限互动提供论坛。这样一来，许多新的工作就应运而生，这些新的工作为年轻的物理学家提供了探索某些问题的机会，而这些问题在以往是注定会因无足轻重而被忽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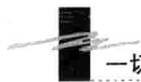
这一活动的总数已远远超出格理宾随口一说的评论中所要求的。回溯到 1998 年，那时社会科学家对某些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今看来，我们从这些问题中学到了什么呢？有关异常行为的本质，或说社会实践的本源，或说转换文化标准，即，那种贝克尔在他书中所谈的问题（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什么？这一新科学对于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结论？（真实世界问题是类似于帮助救济机关更有效地对海地或新奥尔良等地的人类灾难做出回应，帮助法律强制机构阻止恐怖组织者的袭击，或帮助财政金融管制机构监管华尔街并降低系统性风险）。而对过去十几年由物理学家所发表的成千上万篇论文，在多大程度上更接近地回答了社会科学的真正大问题，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移民、不平等与褊狭之间的关系？拿起报纸，自己做判断，而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这里有个教训，你可能会想那便是：社会科学的问题不仅对社会科学家，而且对物理学家来说，都是难的。而这一教训似乎还没有被

学会和吸取。事实上，完全相反，在2006年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凯·贝丽·哈切森提议，国会砍掉国家科学基金在社会和行为科学方面的全部预算。应该注意到，凯·贝丽·哈切森不是反科学的——在2005年，她提议，医学基金要加倍。更确切地说，她感到，“没有投放在我们应该投放的地方”的，仅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这一提议最终没有通过。但是，一个人可能还在纳闷，这位好的参议员在想什么。假设她不认为社会科学是不重要的，那么可确定，没有人会论证移民、经济发展以及不公正某种不值得关注的问题。相反地，类似格理宾，她似乎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的问题，值得严肃、认真的科学家持久地关注。三年后，哈切森的同事，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汤姆·科伯恩提交了类似的提案，“有关政治行为的理论最好留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民意调查（分析）者、某一学科权威、专家、总统候选人、政党，以及选民。”

对社会科学必须提供的东西持怀疑态度的，不仅仅有参议员哈切森和科伯恩这两位。自从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好奇的局外人很频繁地问我，对于一个智慧的人仅靠其自身不可能想象出来的世界，社会学必须说什么。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然而作为社会学家，保尔·拉扎斯菲尔德大约六年前指出，它显露了一个对社会科学本质的常见误解。拉扎斯菲尔德当时正在写《美国大兵》一书，此书最近被发表。这是一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由美国陆军部的研究机构从事的对六十多万部队官兵的研究。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拉扎斯菲尔德列举了他研究的六个发现。他声称，这些代表了他的报告。例如，发现二是：“来自农村的官兵在他们服役期间比来自城市背景的官兵精神状况通常要更好。”拉扎斯菲尔德在想象读者时说：“啊哈，这很有道理。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人习惯于艰苦的生活条件，比城里人体力劳动更多，因此他们较容易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规模宏大、成本高昂的研究去告诉我本来靠我自己就能想象出来的东西呢？”

为什么确实——然而，拉扎斯菲尔德当时显露的所有六个“发现”事实上都与研究实际发现正好相反。是城市官兵，而不是农村官兵在他们服役期间要更快乐。当然了，如果这位读者首先被告知了答案，那么她很容易与她已经认为她知道的其他事情保持一致与统一：“城市官兵



更习惯在拥挤条件下工作及团队协作，听从指挥系统，遵守严格的服装标准和社交礼仪等。那是显然的！”但那正是拉扎斯菲尔德要说明的观点（切中的要害）。当每一答案与其相反答案似乎同样明显时，那么，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说：“对‘显而易见性’的整个论证有某些错误。”

拉扎斯菲尔德谈论的是有关社会科学，而我在本书中将要论证的是，他的观点与任何活动——不管是政治、商业、市场营销或慈善事业——同样相关，这些活动涉及有关人们行为的理解、预测、变化或回应。想要决策如何解决都市贫困的政治家已经感到他们有了关于人们为何贫困的一个好的想法。策划一次广告宣传的市场营销人员已经感到他们已有了消费者想要的商品以及如何使他们想要更多的合适理念。通过设计新的降低医疗费用的计划，或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或减少吸烟，或改善节能，政策制定者已经感到他们能够合理地建立激励机制。通常，处于这些位置的决策者们不期待始终能让每件事都顺利无误，但他们也感到他们在盘算的这些问题多数是在他们有能力解决的范围内——不像过去那样，“这不是火箭科学”。我不是火箭科学家，我对那些能让小汽车大小的机器在另一个星球上着陆的人有着极大尊敬。但令人遗憾的是，比起管理经济、兼并两个公司甚至预测一本书将会卖多少册这样的事，我们实际上更加关注计划星际火箭的飞行轨道。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火箭科学似乎是困难的，而与人相关的问题——可能要更困难——但似乎它们看上去应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我在本书中论证道，这一悖论的关键就是常识本身。如果仅仅因为常识是几乎普遍被认为的一件好事，那么，批评常识一定会被说成是件吊诡的事——你上次被告知不要使用常识是什么时候？好，我将告诉你关于它的许多事。正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常识确实非常适合于处理、解决那种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复杂状况。而对于那些情况来说，它的每一点都像广告里说的那样好。但涉及公司、文化、市场、美国各州、全球机构时，与日常环境下产生的那种复杂情况确实是很不同的。在这些环境下，常识遇到了许多会系统性地误导我们的错误。然而因为我们从经验中——即便是从未被重复，或发生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的经验——学会的方法，那些常识推理误导我们失败的情况也不明显。相反，常识本身对我们来说，简直就像“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的事情”，但这些似乎在事后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

来，常识的悖论在于，即便当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时，它也能大大削弱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如果你不完全明白最后一句话的意思，那好，因为解释它，并说明它对于政策、计划、预测、商业战略、市场营销以及社会科学的内在含义正是这本书其余部分的内容所在。

尽管如此，在我开始以前，我想说明相关的一点，即，在与朋友和同事谈论这本书时，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模式。当我在书的摘要里描述这一观点，即，我们理解世界的这一方法实际上可能使我们不能理解这一世界时，他们都点头表示强烈赞同。他们说：“是的，我总在想，人们相信各种荒唐的事情，目的在于使其自身感觉好像他们理解这些事，而实际上他们一点不懂。”可是当类似的观点对他们自身的某种特殊信念表示怀疑时，他们总是改变了口径：“你所说的有关常识和直觉的陷阱的各种事可能是对的”，他们实际上在说，“但这不能削弱我对曾持有的特殊理念的信心”。这就好比，常识推理的错误仅仅是他人推理的失败，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毫无疑问，人们总犯这类错误。美国人中大约有90%的人相信，他们的车技比一般人要好，同样也有一大批人声称，他们比一般人更幸福，更自以为了不得，更可能获得成功。在一项研究中，25%（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比例）的回应者在领导力方面把自己列入顶端的1%的人群中。这种“虚幻的优越感”的影响是如此常见与如此为人所知，以至于它甚至有了一个通俗的流行语——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e effect），以《牧场之家好做伴》（*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主人盖瑞森·凯勒的幻想小镇命名，那里“所有孩子的智商都在普通人之上”。因此人们比他们自己的信念被误导更加愿意相信其他人已经误导了有关世界的信念，这大概不会令人惊讶。不管怎么说，这令人不快的现实在于施加给每个人的东西也一定会施加给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已嵌入我们每日思维和解说中的这些逆论——我之后会更详细地论证，一定会影响许多我们自己可能会深深持有的信念。

这绝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我们所有的理念，并从零重新开始——只是说，我们应该把它们拿到聚光灯下，并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们。例如，我确实认为我是一位高于平均水平的司机——即便我知道，统计学上说，大约半数想着同一件事的人们都像我一样是错的。我只是禁不





住这样说了。尽管如此，懂得了这件事，我至少能考虑到我在欺骗自己的可能性，并由此设法去关注我何时犯错以及他人何时犯错。有可能我会开始接受，不是每次争辩都一定是另一个家伙的错误，即便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是他的错。而也许从这些经历中我能学会去确定我应该做什么不同的事以及他人应该做什么不同的事。即便做了所有这些事，我也不能确信我是一位比普通司机更好的司机，但我至少能成为一位较好的司机。

同样，当我们挑战我们有关世界的假设——或甚至更重要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一个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假设时，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的观点。但即便我们不做，挑战它们这一行为也至少能迫使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固执，这反过来会让我们停下来。以这种方式询问我们自己的信念不易，但它是形成新的、有希望更准确的信念的第一步。因为我们在自己所相信的每件事上都已经正确的机会基本上是零。事实上，霍华德·贝克尔在若干年前我读到的那本书中真的做了一个论证——一个明显被他的评述者丢掉的论证，而那时，这一论证也被我丢掉了，这个论证就是，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思考，意即，学会就事物如何运行等问题有的放矢地叩问自己的直觉与本能，有时可能还要学会将某些直觉与本能全部忘掉。因此，如果阅读本书仅仅是确认你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我很抱歉，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我没有做好我的工作。

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

By Duncan J. Watts

Copyright © 2014 by Duncan J. Watts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4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 录

## 卷一 常识

第一章 常识的神话 .....	3
常识 .....	6
绝不平常 .....	8
一些疑虑 .....	11
常识的误用 .....	12
泛滥的直觉 .....	17
常识怎样挫败我们 .....	18
第二章 有关思维的思考 .....	21
决定, 决定 .....	23
常识和理性 .....	23
思考大于想法 .....	26
何为相关? .....	29
我们不思考自己认同的思维方式 .....	32
第三章 大众智慧 (与癫狂) .....	37
循环论证 .....	41
微观—宏观问题 .....	43
格兰诺维特的暴动模型 .....	47



累积优势 .....	50
实验社会学 .....	52
<b>第四章 特殊的人 .....</b>	<b>57</b>
六度分隔理论 .....	58
有影响力的人 .....	64
偶然有影响力的人 .....	66
推特网上的“普通的有影响力的人” .....	69
又一个循环论证 .....	74
<b>第五章 历史——变化无常的老师 .....</b>	<b>76</b>
历史不会重演 .....	78
抽样偏差 .....	80
通过臆测得出的原因 .....	83
正在发生的历史不能讲述 .....	86
只有当事情结束时才能算作“结局” .....	89
故事讲得最好的成了赢家 .....	92
<b>第六章 预测之梦 .....</b>	<b>96</b>
拉普拉斯妖 .....	99
未来并不像过去 .....	102
对预测对象的预测 .....	106
黑天鹅与其他“事件” .....	109
从常识到非普通常识 .....	112

## 卷二 非普通常识

<b>第七章 精心的策划 .....</b>	<b>117</b>
我们能预测什么? .....	118
市场、大众与模型 .....	120
不要信任任何人，特别是你自己 .....	124
未来冲击 .....	126
战略悖论 .....	127
战略的灵活性 .....	130

从预测到做出反应 .....	132
<b>第八章 万物的量化 .....</b>	<b>135</b>
水桶测试、鲱鱼策略及众包策略 .....	136
预测现在 .....	140
不要只是量化，要实验 .....	142
现场实验 .....	145
局部知识的重要性 .....	147
不要去“解决”：自助法 .....	150
计划与常识 .....	151
<b>第九章 公平与正义 .....</b>	<b>154</b>
结局好的不一直都是好的 .....	156
光环效应 .....	158
才能与运气 .....	160
马太效应 .....	163
公司救星的神话 .....	166
个人与社会 .....	169
所得私有化与所失社会化 .....	171
承受他人之负担 .....	173
<b>第十章 对人类的恰当研究 .....</b>	<b>176</b>
对物理学的嫉妒 .....	178
对不可测量之物的测量 .....	181
人以群分 .....	183
混乱的问题 .....	187
<b>致 谢 .....</b>	<b>191</b>
<b>参考文献 .....</b>	<b>194</b>

# 卷一 常识



## 第一章 常识的神话

在纽约，每天有 500 万人搭乘地铁从各自的家中到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皇后区，以及布朗克斯区。他们涌入上百的车站，钻进成千的汽车，在晦暗错综的大都会交通隧道网络里穿行，最终又从月台和楼梯井涌出——翻涌的地下人流急切地找寻着最近的出口和地上的新鲜空气。任何曾经身处这种日复一日的定式的人都可作证，纽约的地铁系统既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噩梦，就像戈登堡的精巧机械，设计得过分繁杂。行色匆匆的人们沿途虽会或多或少地瞥见不可计数的故障、无法解释的耽搁、难以理解的公告，但这不会对他们的心灵产生多大的损耗，因为他们终会到达想去的地方。在交通



高峰的特殊时刻，满城“群魔乱舞”——劳累的职工、疲惫的母亲，还有惊叫蜂拥着的年轻人，都在争夺着有限的空间、时间和氧气。这里绝不是寻找人情味的处所。在这里你同样不能奢求体质康健。身体健全的青年会走到你面前，并要求为他让座。

可是，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一群心理学系学生搭乘地铁外出时的亲历见闻。他们这次乘地铁出行，是听从了老师的要求，他们的老师是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米尔格拉姆凭借着早年在耶鲁大学领导的广受争议的“服从”研究，早已声名远播。在该实验中，从普通市民中选出的数名参与者被领入一间实验室，并被谎告实验室提供危险致死的电击设备，电击设备用以惩罚另一被试人员（事实上，他是演员，只是装作被电击）。研究人员声称这是在进行一项有关学习能力的实验，参与者只需要服从权威的身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的指令，适时对那名被试人员施以电击。实验结果是，在相对无差异的条件下，以往令人尊敬的参与者中都有执行这一有悖常伦的实验要求的。这一实验结果沉痛地扰动了许多人的内心，自此，“服从权威”这一术语也有了消极的意味。

然而，人们很少意识到的是，大体而言，服从权威人物的指令对社会功能正常运转是必要的。不妨设想下，倘若学生反对老师，职员挑战雇主，司机对于交警提出的不合意但合理的要求任何时候都满不在乎……我们的世界将在转瞬间陷入一片混沌。诚然，的确有需要我们与权威相对抗的非常时刻，正如大多数人认为米尔格拉姆创造的那种实验情景就是这样的时刻。但是，该实验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道理：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部分地为那些不被破除就不可被发现的隐藏法则所维系着。

在该实验的基础上以及移居纽约后，米尔格拉姆开始思考类似“服从权威”的法则是否也适用于地铁让座的情形。如同服从权威人士的法则一样，这则相似的法则从未被人精确地表述过，也从未有一个普通的乘客会被问及描述地铁乘车规矩的问题。可是这“规矩”是确实存在的，当年米尔格拉姆的学生们进行室外实验时，很快就发现了这“规矩”。尽管过半数的被访乘客最终出让了自己的座位，但绝大多数人面露不悦或要求给出合理解释。每位都甚为惊讶，旁观者也都有指责。不